

唐宋叢書

緗素雜記

一之十

庫	文	閣	內
三	一	文	四
一	文	架	類
五	文	冊	類

古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64
冊數	56(24)
函號	371 3





靖康細素雜記卷一

宋 黃朝英著 陳繼儒閱

黃閣

天子曰黃閣三公曰黃閣給事舍人曰黃扉太守曰

黃堂凡天子禁門曰黃閣以中人士之故號曰黃門

今秦漢有給事黃門之職是也天子之與三公禮秩

相亞故黃其閣以示謙漢舊儀云丞相聽事門曰黃

閣

又王瑩傳云既為公須開黃閣張敬兒謂其妻嫂曰



我拜後府開黃閣是也黃門郎給事于黃閣之內入侍禁中後漢獻帝初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唐郭承嘏嘗爲給事中矣文宗謂宰臣曰承嘏久在黃扉是也黃堂者太守聽事之堂也亦謂之雌堂杜詩爲南陽太守請郭丹爲功曹勅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爲後法是也或以大拜爲身到黃扉余所未諭故杜少陵與嚴閣老詩云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宋子京與王相公云薰琴順署雌閣偃藩又和公序再入玉堂云七年辭玉署再入佐黃扉與徐舍人云

果紆繡展之知趣上黃扉之試又初到郡齋云姑俟天藏疾雌堂曰燕居又謝寄公醪云老依滴曲作蕃月例黃堂給宴醪又重修諸亭記云太守牙居惟有黃堂便坐則三公爲黃閣給事舍人爲黃扉太守爲黃堂明矣

### 蚩尾

蘇鶚演義云蚩者海獸也漢武帝作栢梁殿有上疏者云蚩尾水之精能辟火災可置之堂殿今人多作鴟字顏之推亦作此鴟劉孝孫事始作此蚩尾旣是



水獸作虫尤字是也虫尤銅頭鐵額牛角牛耳獸之形也作鴟鳶字恐無意義古老傳云虫聳尾出于頭上遂謂之鴟尾顏氏家訓云東宮舊事呼鴟尾爲祠尾蓋張敞不甚稽古隨宜記注逐鄉俗訛謬取吳呼虫爲祠遂爲祠尾又俗間呼爲鴟吻見其吻如鴟鳶遂以此呼之自後虫字因有作此者余案倦游雜錄云漢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爲其象冠于屋以禳之今亦有自唐以來寺觀舊殿宇尚有爲飛魚形尾上指者不知何時易名爲鴟吻狀亦不

類魚尾又案陳書舊制三公黃閣廳事置鴟

時蕭摩訶以功授侍中詔摩訶開閣門施

寢堂並置鴟尾又北史宇文愷傳云自晉

鴟尾用鴟字宋子京詩云久叨鴟尾三重閣兼擢

唐書皆用鴟字又江南野錄云初臺殿閣各有鴟吻

自乾德之後天王使至則去之使還復用至是遂除

此又用鴟吻竟未詳其旨

木椽

舒王作韓魏公挽詩云木椽嘗聞達官怕蓋用舊唐



史寧王臥疾引諺語曰木稼達官怕必大臣當之吾其死矣此用故事誠工也然木稼之說齊世知其爲木冰而不解其義余嘗讀班史五行志而得其說蓋自春秋成公十六年雨水冰劉歆以爲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霧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以爲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僑如出奔公子偃誅死一曰時晉執季孫行父又執公此執辱之異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是歲晉奄鄆陵之戰楚王傷目而敗屬常雨也由是知木稼當爲木介明矣蓋唐之諺語論也案唐史五行志直書曰雨水冰乃引劉向之言爲證又云亦謂之樹介介兵象也是真得春秋書災異之意矣又公羊傳云雨水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何休云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也然何氏此說蓋亦自於歆向云



夕郎

職林曰初秦漢別有給事黃門之職後漢併爲一官故有給事黃門侍郎余案漢舊儀曰黃門郎屬黃門令每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亦謂之夕拜案劉公嘉話云崔造以夕郎拜相又南唐近事云相弟有呼盧之會夕拜預焉蓋謂唐鑄時爲給事中也青瑣門在南宮衛瓘注吳都賦曰青瑣戶邊青鏤也一曰天子門內有眉格再重裏青畫曰瑣案柳子厚云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且見曰朝暮見曰夕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久記曰暮不廢夕又曰日入而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溪右尹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礪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亦出此名也又應劭注漢書云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又漢儀注郊泰時皇帝平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顏氏云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此常禮也郊泰時而揖日月此又別儀撫言云羅隱開平中



累徵夕郎不起羅衮以詩贈之云向夕便思青瑣拜  
近年尋伴赤松遊

孤負

世之學者多以辜辜之辜爲孤負之字殊乖禮意蓋  
公正衆所附私反而孤焉衆所附則有相向之意故  
不孤私反而孤則有相背之意非向之也孤負云者  
言其背負而已故李陵與蘇武書云陵雖孤恩漢亦  
德又云孤負陵心區區之意馬嚴上書云臣叔父  
援孤恩不報張浚上書云臣孤恩負義黃香上疏云

謝朓云孤背天日垣榮祖云孤負恩獎江革云孤負  
朝廷北史后妃上云孤負遺旨隋宗室諸王傳云孤  
負付屬李白云孤負夙願未嘗用辜字今世先達士  
大夫亦未嘗錯用如宋子京與李太傅云徒軫深仁  
有孤高誼又云敢忘自修以孤大賜舒王云安能孤  
此意顛倒就衰颯又云予豈敢孤其意以受不腆之  
辭魯直云誤蒙器使孤奉國恩則孤負之孤宜用孤  
字明矣



耶獻

前書云趙將李左車設伏兵之計以禦韓信而趙王不用遂爲市中人耶獻之蘇鶚演義云耶獻者舉手相弄之貌卽今俗謂之野田也耶獻之蓋音韻訛舛耳又後漢王霸傳王郎起兵光武在薊令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耶獻之注引說文曰魑獻手相笑也魑音弋支反獻音踰又音由此云邪揄語輕重不同又世說載襄陽羅友少好學性嗜酒當其所遇則不擇士庶桓宣武雖以才學遇之然以其誕率非宏遠才許而不用郡人有得郡者溫爲席送別友亦被命至尤遲晚溫問之答曰旦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柳榆云我祇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遂慙悒却回不覺淹緩之罪桓雖知其滑稽心頗媿焉後以爲襄陽太守故宋景文公詩云數領郡章君莫笑猶勝長被鬼柳榆

塗詔

舊唐書李藩傳曰王鏐以錢數十萬賂遺權倖求兼宰相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鏐可兼宰相宜卽



擬來藩遂以筆塗兼宰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輿失  
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筆塗詔邪曰勢迫矣出  
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作奏事果寢又按崔  
鉉會要曰此乃不諳故事者之妄傳史官之謬記耳  
既稱奉密旨宣擬狀中陳論固不假以筆塗詔矣凡  
欲降白麻若商量於中書門下皆前一日進文書然  
後付翰林草麻制又稱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  
止尤爲疎濶蓋由史氏以藩有直亮之名欲委曲成  
其美豈所謂直筆哉舊德輿傳曰初鏐來朝貴倖多

譽鏐者上將加平章事乎藩堅執以爲不可德輿繼

奏云乃止今從之

貌侵

史記武安侯列傳云武安者貌侵韋昭注云侵音寢  
短小也又云醜惡也又漢本傳云蚡爲人貌侵服虔  
注云侵短小也韋昭則以侵爲寢服虔止讀如本字  
皆有短小之義而顏師古竝無註釋余謂當以侵爲  
正案酉陽雜俎云今人謂醜爲貌寢誤也魏志曰劉  
表以王粲貌侵而體弱通佻不甚重也一云貌寢而



體弱註云侵貌不足也又云貌寢謂貌負其實也通  
悅者簡易也悅他活切玉篇云輕也晉書載左思貌  
寢口訥而詞藻莊麗唐書載歐陽詢貌寢悅敬羽貌  
寢甚又南史云王筠狀貌寢小北史邢遜傳云祖效  
貌寢有風尚倦游錄載終慎思風貌寢陋皆以侵爲  
寢蓋循襲之誤也或云侵當作寢

### 吹臺

西清詩話云唐書杜甫傳云甫與李白高適同登吹  
臺慨然莫測也質之少陵昔游詩昔者與高李同登

單父臺則知非吹臺三人皆詞宗果登吹臺豈無雄  
詞傑唱著後世邪余謂此論太疎按杜子美遣懷詩  
云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  
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註云兩公高適李白也  
吹臺梁王歌臺也今謂之繁臺獨不見此何邪又名  
賢詩話云國初王仁裕暮春與門生五六人登繁臺  
飲酒題詩抵夜方散詩云柳陰如霧絮成堆又引門  
生上吹臺淑景卽隨風雨去芳樽宜命管絃來謾誇  
鼎食鳴鍾貴寧免朝烏夜兔催爛醉也須詩一首不



能空放馬頭回卽知繁臺乃吹臺也

豹直

李濟翁資暇集云新官併宿本署曰爆直僉作爆迸之字余嘗膺悶莫究其端近見惠郎中寔云舍作武豹字言豹性潔善服氣雖雪雨霜霧伏而不出慮汗其身按列女傳云南山有文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衣而成其文章南華亦云豹棲於山林伏於岩穴靜也則併宿公署雅是豹伏之義宜作豹直固不疑也余觀宋景文公有和厖相公聞余爆直

見寄詩一篇乃用爆字又職林云凡當直之法自給舍丞郎入者三直無爆自起居郎官入者五直一爆御史補闕入者七直兩爆其餘雜入者十直三爆亦用爆字按玉篇云爆連直也字當作爆非虎豹之豹



靖康緬素雜記卷二  
宋 黃朝英著 陳繼儒閱  
陰康  
漢書載相如游獵賦云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  
歌註云陶唐當為陰康傳寫之誤耳案古今人表有  
葛天氏有陰康氏又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時民  
氣鬱遏筋骨不達故作為舞以宣導之高誘亦誤解  
為陶唐堯有天下之號也案呂氏說陰康之後方一  
一歷言黃帝顓頊帝乃及堯舜作樂之序皆有次第

民書詰一篇凡用黼字又淵林云凡當立之者自餘  
皆丞頤人皆三直無黼自跋皆頤官人皆正直一黼  
皆史爾關人皆小直兩黼其繪黻人皆十直三黼亦  
用黼字楚王篇云黼黻直也字當黻黼非黼之誤  
字余嘗讀周文苑其語近是惠鄭申寔云舍作武  
字言動性淫美厥風雖雪雨霽霧伏而不出應江  
水繪字楚王篇云黼黻直也字當黻黼非黼之誤





豈再陳堯而錯亂其序乎蓋誘不觀古今人表妄改  
易呂氏本文耳余案書傳之訛非特此也如却非譌  
而爲御北皮傳譌而爲頗傳華表譌而爲和東者其  
類甚多

伎養  
應劭風俗通嘗論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易姓爲人  
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有客擊筑  
伎養不能無出言案伎養者謂懷其伎而腹癢也是  
以潘岳射雉賦亦云從心煩而伎養李善云有伎藝  
欲逞曰伎養今史記並作徬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  
有善有不善或作徘徊不能無出言是爲俗傳寫誤  
也故景文公詩云伎癢新禽百種啼蓋用此義

### 鄭重

漢王莽傳稱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註云鄭  
重猶言頻煩也顏氏家訓亦云吾亦不能鄭重聊舉  
近世切要以啓寤汝耳此真得漢書之意近沈存中  
筆談言石曼卿事云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門不  
納亦無應門者卽以鄭重爲殷勤不知何所據而言



然不爾曾謂使人通頻煩可乎魏志倭人傳云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亦有頻煩之意今人有以鄭重者又誤矣

回紇

舊唐書回紇傳云元和四年里迦可汗遣使請改爲回鶻義取回旋輕捷如鶻雀鉉續會要云貞元五年七月公主至衙帳回紇使李義進請改紇字爲鶻與統紀同鄴侯家傳云四年七月可汗上表請改紇字爲鶻與李繁北荒君長錄新回鶻傳同按李泌明年

春薨若明年七月方改家傳不應言之今從家傳

屨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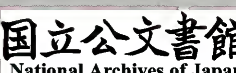
顏氏家訓云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吹屨屨今日富貴忘我爲家訓謂吹當作炊煮之炊案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開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剡穆然則當時貧困并以門牡木作薪炊耳屨或作居余染反屨或作扈余之反故何公送人序云話龍具之注歌屨屨之炊昔人述懷詩云囊空未省餘釵釧薪盡何嘗赦屨屨



籍田

籍田音慈夜反典籍音慈力反按舒王字說籍從艸  
 從來從借從艸若藉用白茅是也凡藉物如之從來  
 從借若藉而不稅是也凡藉人如之藉物者尚之藉  
 人者下焉藉從昔從來從竹藉記昔事有實可利後  
 除其繁蕪有節焉世之學者類不分藉籍之義乃以  
 藉田為籍田至書典籍之籍乃反為藉字是不究其  
 本也案文帝紀詔曰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朕親率  
 耕以給宗廟梁盛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為

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章昭曰藉借也借民力  
 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  
 藉謂蹈藉也藉田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  
 師古曰國語云宣王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斯則藉非  
 假借明矣余考數家之說應劭以藉為典籍之籍謬  
 也唯韋昭之說得之按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  
 註云借民力治公田故不稅蓋帝王所親耕者公田  
 也公田謂之藉田者以借民力為義故藉之字所以  
 從借也舒王云公田謂之鋤猶親耕之田謂之藉也





宣王不藉千畝者爲其不能親耕公田以勸農耳謂之藉者豈不以假借爲義乎臣瓚與師古未之或知何耶余嘗謂枕藉醜藉狼藉顧藉皆從艸音慈夜反而文籍圖籍篇籍與夫籍甚籍其家皆從竹音慈力反乃爲允當又許慎說文云祭藉也一曰艸不編狼藉從艸藉聲慈夜切又秦昔切許氏乃以一字爲兩音尤見疎謬

### 重黎

楚世家云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高辛氏火正命曰祝融其後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按左氏春秋傳載蔡墨論社稷五祀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杜氏註云正官長也木生勾曲而有芒角其祝重焉祝融明貌其祝黎焉該爲金正修及熙爲水正勾龍爲土正又按蔡墨云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業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



有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左傳以重爲少皞氏之叔以黎爲顓頊氏之子則重與黎二人也而太史公乃以重黎爲一人而謂重黎爲顓頊之曾孫與左氏所載不同蓋太史公去上古之世爲差遠則所傳容有謬戾不若左氏之爲近故所載爲詳且悉也又况高辛氏承顓頊高陽氏之後高陽氏黃帝之孫高辛氏黃帝之曾孫世次差近故顓頊之子黎所以爲高辛氏之火正也若以黎爲顓頊之曾孫則與高辛氏世次相遠豈復爲其火正乎按律曆志云火正犁同地幽通賦云犁醇耀於高辛皆其證也又許慎注淮南子云祝融顓頊之孫老童之子吳回也一名犁爲高辛氏火正一云老童卽卷章也按楚世家云犁先爲祝融其後吳回代之則許慎之說又誤矣

### 湯餅

煮麵謂之湯餅其來舊矣按後漢梁冀傳云進鳩加煮餅世說載何平叔美姿容面至白魏文帝疑其傅粉夏月令食湯餅汗出以巾拭之轉皎白也又案吳



均稱餅德曰湯餅為最又荆楚歲時記云六月伏日  
並作湯餅名為辟惡又齊高帝好食水引麵又唐書  
王皇后傳云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麵為生日  
湯餅耶倦游雜錄乃謂今人呼煮麵為湯餅誤矣嬾  
真子錄謂世之所謂長命麵卽湯餅也恐亦未當余  
謂凡以麵為食具者皆謂之餅故火燒而食者呼為  
燒餅水淪而食者呼為湯餅籠蒸而食者呼為蒸餅  
而饅頭謂之籠餅宜矣然張公所論市井有鬻胡餅  
者不曉名之所謂乃易其名為爐餅則又誤矣按晉

書云王長文在市中齧胡餅又肅宗實錄云楊國忠  
自入市衣袖中盛胡餅安可易胡為爐也蓋胡餅者  
以胡人所常食而得名也故京都人轉音呼胡餅為  
胡餅呼骨切胡桃為胡桃亦呼骨切皆此義也余按  
資暇集論畢羅云蕃中畢氏羅氏好食此味因謂之  
畢羅後人加食旁為餽饌字非也又云元和中有姦  
僧鑿虛以羊之六府特造一味傳之于今時人不得  
其名遂以其號目之曰鑿虛往往俗字又加食旁為  
鑿虛字然則胡餅謂之胡義可知矣又玉篇從食從



固爲餽字戶烏切註云餅也謂之餽餅疑或出此余故併論使覽者得詳焉

### 屬車

胡廣漢制度曰天子出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駟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法駕公不在鹵簿唯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小駕太僕卿奉駕侍御史整車騎也又隋志云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爲八十一乘漢遵不改武

帝祠太乙甘泉則盡用之明帝上原陵又用之法駕三十六乘小駕十二乘隋開皇中大駕十二乘法駕減半大業初屬車備八十一乘煬帝問於閭毗毗曰此起於秦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減一爲三十六乘此漢制也故文帝紀云奉天子法駕迎代邸如淳曰屬車三十六乘是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奏議晉遷江左唯設五乘尚書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議兼九國三十六乘無所准馮江左五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旗旒之數爰及冕玉皆用十



二今宜准此設十二乘平陳之後有司請以大駕依  
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帝曰大駕宜用三十六法駕  
宜用十二小駕除之  
漢書張湯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  
之屬交私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  
待之得利曰乾失利曰沒顏氏乾音干魏志傳嘏曰  
豈敢傾根竭本寄命洪流自徼於乾沒乎晉潘岳與  
賈謐爲廿四友其母數誥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  
已乎裴松之注魏志曰服虔直以乾沒爲射成敗而  
不說乾沒之義如淳以得利爲乾失利爲沒又不可  
了愚謂乾讀爲乾燥之乾蓋謂有所徼射不計乾燥  
之與沉沒而爲之也蘇鶚演義云乾沒之說如陸沉  
之義陸沉者因陸沉之水也又曰陸地而沉不待在  
於水中也乾沒者言乾地而沒不待沉於江湖也故  
謂之乾沒隋書王劭贊云乾沒營利得不以道顏其  
家聲良可嘆息又隋蕭吉見上好徵祥之說欲乾沒  
自進遂矯其迹爲悅媚焉又宋子京撰劉待制墓銘



云財用既積官為簿受而吏得傍緣乾沒又葉府君  
行狀云民冒鹽權乾沒不暇

不籍韓賊之藁賊斬以縣縣為韓夫縣為對又不可  
可平葉林之表縣志曰縣直以韓對為根根而

靖康細素雜記卷三

宋 黃朝英著 陳繼儒闕

湖陰

唐溫廷筠嘗補古樂府湖陰詞其序云王敦舉兵至  
湖陰明帝微行視其營伍由是樂府有湖陰曲而  
其詞因附云云按前史王敦傳云敦至蕪湖上表又  
云帝將討敦微服至蕪湖察其營壘司徒導與王舍  
書曰大將軍來屯于湖明帝紀云敦下屯于湖周琦  
傳云王敦軍敗於于湖又甘卓進爵于湖侯王允之





鎮于湖按晉書地理志丹陽郡統縣十二有蕪湖縣  
讀史者當以帝微行至于湖爲斷句謂之微行則陰  
察其營壘可知不當云湖陰也然則古樂府之命名  
旣失之矣而廷筠當改曰于湖曲乃爲允當其湖陰  
詞云祖龍黃鬚珊瑚鞭鐵驄金面青蓮錢謂明帝爲  
祖龍又誤也蓋史記載始皇爲祖龍者祖始也龍者  
人君之象也以其自號始皇故謂之祖龍耳其他  
可稱乎

雲夢

筆談云舊尚書云雲夢之作又本朝太宗時得古本  
尚書作雲土夢作又詔改禹貢從古本按孔安國註  
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也據左傳吳人入郢楚子涉  
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郢楚  
子自郢西走涉睢則當出于江南其後涉江入于雲  
中遂奔郢則今之安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  
至郢則雲在江北也左傳曰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  
享之旣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杜預註  
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



矣元豐中有郭思者能言漢沔間地理亦以謂江南  
為夢江北為雲予以左傳驗之思之說信然余按漢  
高祖用陳平謀偽遊於雲夢注家無解釋文爾雅云  
楚有雲夢註云今南郡華容縣東南之丘湖是也恐  
為未當

### 耳孫

惠紀云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應劭  
云耳孫者玄孫之子也言去其曾高益遠但耳聞之  
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

諸侯王表在八世顏氏曰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  
諸侯王表說梁孝王玄孫之子也耳孫耳音仍又匈  
奴傳說握衍胸鞮單于云烏單于耳孫以此察之李  
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  
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  
孫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從已而數是  
為八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相近蓋一號也但班氏  
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上造秦第二爵名曰  
應劭以為第十六誤矣又以耳孫音耳有耳聞之義



又其謬戾如此

尊羹

晉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有羊酪指示陸曰卿吳中

何以敵此陸曰千里尊羹末下一作未下鹽豉所載此而

已及觀世說又曰千里尊羹但未下鹽豉耳或以謂

千里末下皆地名是未嘗讀世說而妄為之說也或

以謂千里者言其地之廣是蓋不思之甚也如以千

里為地之廣則當云尊菜不當云羹也或以謂尊羹

不必鹽豉乃得其真味故云未下鹽豉是又不然蓋

洛中去吳有千里之遠吳中尊羹自可敵羊酪但以

其地遠未可猝致耳故云但未下鹽豉耳意謂尊羹

得鹽豉尤美也此言近之矣今詢之吳人信然又沈

文季謂崔祖思曰千里尊羹豈關魯衛齊高帝曰尊

羹故應還沈蓋文季吳人也子美詩曰我思岷下芋

君思千里尊張鉅山詩曰一出修門道重嘗末下尊

二公以千里末下為地名今詳陸答語千里尊羹末

下鹽豉蓋舉二地所出之物以敵羊酪今以地百千

里之遠但未下鹽豉何支離也



軒渠

後漢薊子訓傳云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音義無解釋以意測之蓋軒渠者欲舉其身體以就父母之狀按字說軒上下渠一直一曲受衆小水將達而不購也軒渠之義如此而東坡書魯直草書後云他日黔安見之當捧腹軒渠也恐引此軒渠於義未安近世文士頌其人云少而渠振發亦未爲穩當唯世說載會稽王軒軒如朝霞之欲舉唐史乃用其語云神氣軒舉舒王詩義云儲仙軒舉之狀乃爲盡善宋子京爲皇從姪孫撰石記云生二歲軒渠有識矣病劇而天又撰王文公墓誌云公卽何夫人之子軒渠卓異魯公曰是天吾門八歲終二喪斬焉致毀是真得漢書之意

婪尾

蘇鶚演義云今人以酒巡匝爲唻尾卽萬命其爵也云南朝有異國進貢藍牛其尾長三丈一云藍穎水其尾三丈時人做之以爲酒令今兩盞從其簡也此皆非正行酒巡匝卽重其盞蓋慰勞其得酒在後也



又云唵者貪也謂處於座未得酒最晚腹癢於酒既得酒巡匝更貪婪之故曰唵尾唵字從口是明貪婪之意此說近之余觀宋景文公守歲詩云迎新送故只如此且盡燈前婪尾盃又云稍倦持螯手猶殘婪尾觴又東坡寒食詩云藍尾忽驚新火後遨頭要及浣花前注引樂天寒食詩云三盃藍尾酒一搦膠牙餠乃用藍字蓋婪藍一也

白波

景文公詩云鏤管喜傳吟處筆白波催卷醉時杯讀此詩不曉白波事及觀資暇集云飲酒之卷白波蓋起於東漢既擒白波賊戮之如卷席然故酒席倣之以快人情氣也疑出於此余恐其不然蓋白者罰爵之名飲有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故班固叙傳云諸侍中皆引滿舉白左太冲吳都賦云飛觴舉白註云行觴疾如飛也大白杯名又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醕者浮以大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所謂卷白波者蓋卷白上之酒波耳言其飲酒之快也故景文公以白波對鏤管者誠有謂焉按漢書黃巾餘



黨復起西河白波谷號曰白波賊衆十餘萬

五松

史記載秦始皇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  
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爲五大夫墀梁父刻所立石蓋  
五大夫者秦官名第九爵也唐陸贄作禁中春松詩  
云不羨五株封按史記但云封其樹爲五大夫不聞  
有五株松之說而贄云爾者何耶然贄博極羣書不  
當有悞恐有所據而云然也或曰循襲之誤耳所未  
詳也又李商隱有五松驛詩云獨下長亭念過秦五  
松不見見輿薪只因旣斬斯高後尋被樵人用斧斤  
而商隱亦謂五松如何又李白送人游桃源序云登  
封泰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垂  
度禮刑將弛然太白亦以謂五松也唯舒王詠栢詩  
云老松先得大夫官乃爲切當

倚卓

今人用倚卓字多從木旁殊無義理字書從木從奇  
乃椅字於宜切詩曰其桐其椅是也從木從卓乃棹  
字直教切所謂棹船爲郎是也倚卓之字雖不經見



以鄙意測之蓋人所倚者爲倚卓之在前者爲卓此  
言近之矣何以明之淇澳曰倚重較兮新義謂倚倚  
也重較者所以爲慎固也由是知人所倚者爲倚論  
語曰如有所立卓爾說者謂聖人之道如有所立卓  
然在前也由是知卓之在前者爲卓故楊文公談苑  
有云咸平景德中主家造檀香倚卓一副未嘗用倚  
棹字始知前輩何嘗謬用一字也

思恭

歐陽五代史作拓跋思敬意謂薛史避國諱耳按舊  
唐書實錄皆作思恭實錄天復二年九月武定軍節  
度使李思敬以城降王建思敬本姓拓跋郟夏節度  
使思恭保大節度使思孝之弟也思孝致仕以思敬  
爲保大留後遂升節度徙武定軍新唐書党項書曰  
思孝爲定難節度使卒弟思諫代爲節度使思孝爲  
保大節度以孝薦弟思敬爲保大留後俄爲節度使  
然則思恭思敬乃是兩人思敬後附季茂貞因賜國  
姓故更姓李文忠公合爲一人誤也



然思恭思恭以某兩人思恭對州李黃因想因  
 對大情與以奉燕浪思恭為將大留對對為情與對  
 思恭為安驥情與對李浪思恭升為情與對思恭為  
 為將大留對對代情與對為安軍情與書與情與白  
 對思恭對大情與對思恭之弟也思恭姓升以思恭  
 與對李思恭以姓對王與思恭本姓林林淵夏情與  
 對書實為情與對思恭實為之二年八月五日為

靖康緇素雜記卷四

宋 黃朝英著 陳繼儒閱

齧伯 音沓

家訓云晉羊曼常頽縱任俠飲酒誕節交州號為齧  
 伯此字更無音訓梁張纘呼為噉羹之噉亦不知所  
 出但耆老相傳世間又有齧齧語蓋無所不施無所  
 不容之意也顧野王玉篇誤為黑旁沓顧雖博物猶  
 出張纘之下顏氏云吾所見數本並無作黑者重沓  
 是多饒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旨故唐常衮室賣官





之路一切以公議格之非文辭者悉擯不用世謂之  
齧伯以其齧齧無賢不肖之辨云蓋交州之遺意也

三鱣

漢書楊震傳云有冠雀銜三鱣

當作鱣

魚飛集講堂前

註云冠音鶴

即鶴雀也

鱣音善其字借為鱣鮪之鱣俗因

謂之鱣知然及按郭璞註爾雅鱣長二三丈又魏武  
四時食制云鱣魚大如五斗奩長一丈餘安有鶴雀  
能致一者況三頭乎鱣又純灰色無文章鱣魚長不  
過三尺大不過三指黃地黑文故講云蛇鱣者鄉

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孫卿云魚鱣鱣鱣  
說苑曰鱣似蛇並作鱣字蓋假鱣為鱣其來久矣又  
杜少陵云勅厨唯一味求飽或三鱣又以平聲押之  
恐誤也

阿堵

猶今人言這箇也

晉王夷甫雅尚口未嘗言錢一日其妻令以錢繞牀  
使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闔行謂婢曰舉阿堵物去  
其措意如此世之學者有賢愚類求阿堵之義而未  
之得殊不知阿堵初自無據作史者但記一時語言



而已顧愷之傳亦云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獨不見此何耶宋景文公寫真詩云誰謂彼已子而傳阿堵神又答書詩云久謝輪囷器羞言阿堵神皆用此也

撐犁

後漢南匈奴傳云單于姓虛連題註云前書奴傳曰單于姓攣鞬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一云撐黎天子也之匈奴號撐黎猶漢人稱天子也與此小異未叔代王狀元謝及第啓云

陸機閱史尚靡識於撐黎枚臯屬文徒率成於骯髒又沈元用謝啓云讀撐黎而靡識敢謂知書問祈招而不知尚慙博學然陸機不識撐黎事竟不知在何書一云不識撐黎謂皇甫謐非陸機

招提

唐會昌五年七月上都東都兩街各寺留僧三十人節度州各一寺三等一年月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品余按會要云大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若額為大和寺蓋官賜額者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



若杜牧杭州南亭記所謂山臺野邑是也

人日

西清詩話云都人劉克者窮該典籍之事多從之質嘗注杜子美詩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人知其一不知其二唯杜子美與克會耳起就架上取書示諸東方朔占書也歲後八日一日雞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八日穀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陰則災少陵意謂天寶離亂四方雲擾幅裂人物歲歲俱災此豈春秋書王正月意邪深得古人用心如此又按宗懔荆楚歲時記云正月七日謂之人日採七種菜以爲羹剪綵爲人或鏤剪金薄爲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髮求之經典罕有此事唯魏東平王倉爲安仁峯銘云正月元七厥日惟人乘我良駟陟彼安仁載在名集此爲證矣又北史魏收傳云魏帝宴百寮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曰晉議郎董勛答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然東方朔占書有八日爲穀而魏收所引董勛之語止及於七

月書卷七



日何邪然安仁峯銘所用亦云七日爲人而宗懔指此爲證蓋宗懔又未嘗見東方朔占書而妄爲之說也唯劉克爲博學余嘗觀沈存中筆談亦以謂士人劉克按夔州圖經辨烏鬼事甚詳而西清詩話又美其窮該典籍真奇士也唐李義山人日詩云文王喻復今朝是子晉吹笙此日同舜格有苗甸大遠周稱流火月難窮鏤金作勝傳荆俗剪綵爲人起晉風獨有道衡詩思苦離家恨得二年中

曲水

晉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曰漢章帝時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爲怪乃招携之水濱洗被遂因水以泛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言便非好事東晉進曰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集帝大悅又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於溱洧二水之上招魂續魄執蘭草祓除不祥上巳卽三日也



曲水者引水環曲爲渠以流酒盃而行焉漢書八月  
祓霸水亦斯義也又荆楚歲時記云按詩曰溱與洧  
方渙渙兮唯士與女方秉簡兮注云今三月桃花水  
下以招蒐續鳧祓除氣穢並其義也元魏孝文帝還  
洛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因之流化渠帝曰此曲  
水者取乾道曲成萬物無滯風俗通曰周禮女巫巫掌  
歲時以祓除疾病後漢志云是月上巳官民皆潔於  
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潔一說云後  
漢有郭虞者三月上巳產二子三日中並不育俗以  
爲大忌至此月日人家皆於東流水爲祈禳自潔濯  
謂之禊祠引流行觴遂成曲水劉昭注云郭虞之說  
良爲虛誕假有庶民旬內失其兩女何足驚彼風俗  
稱爲世忌乎杜篤乃稱王侯公主暨于富商用事伊  
維帷幔玄黃本傳大將軍梁商亦歌泣於維禊也自  
魏時不復用三日水宴之禮

著朔

嘗怪世俗題梁記其年月及所爲祭文稱月朔乃用  
月建殊可嗤笑假如甲辰歲正月初一日庚戌朔初



十日巳未俗乃云丙寅朔殊不知正月斗當建寅而所謂丙寅者卽月建也習非承誤每每如此蓋不考古之過也余嘗觀漢書律歷志載周公攝政五年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歲二月乙亥朔巳丑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朏又云成王元年正月巳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後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鳧故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鳧又云康王十一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春秋書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又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凡此所記月朔何嘗用月建乎其餘史傳及唐韓柳之文與本朝先達士大夫文集未嘗謬用一處蓋得孔子作春秋著朔之遺法也羅疇老書義云古之紀事者日之可也必曰朏曰望曰旁死鳧曰哉生明曰哉生鳧何也蓋月有小大故紀事者每志此以謹晦朔也先儒謂猶今之人將言日必先言朔蓋得



之矣余觀博平王安世作白氏六帖叙末云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二月己卯朔初一日丙申此正用月建也殊可嗤笑

### 祖道

周禮太馭掌王玉路以祀及祀輶注云輶祀者封土象山於路側以芻棘柏爲神主祭之以車轆輶而去詩云取玼以輶祖道之禮蓋封土爲輶壇也漢疎廣傳云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注云祖道餞行也供居共反張竹亮反劉屈氂傳云

相爲祖道送至渭橋又景十三王傳云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注云祖者送行之祭因設燕飲焉顏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昔黃帝之子累祖好遠游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爲行神也又後漢荀彧傳云彧死帝哭之祖日爲之廢燕樂注云祖日謂祭祖神之日因爲燕樂也應劭風俗通曰按禮傳云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游舟車所至足跡所遠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漢以午日祖又按字說祖從示從且後所神事方來有繼行神謂之祖者祭於行始方來有繼



之意余按左氏傳云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  
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  
爲玄冥犁爲祝融勾龍爲后土蓋祭必有神以主之  
故祖祭必用一神以爲祖神也所謂方來有繼者特  
言其意義如此耳然陳寵傳注云昔共工之子好游  
歲終死爲祖神荀彧傳注云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  
游故祀以爲祖神而顏氏又云昔黃帝之子纍祖好  
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爲行神三家之論自不同  
如此

### 臘臘

楊子曰不臘臘也歟注云臘八月旦也今河東俗奉  
以爲大節祭祀先人也臘蜡也玉篇云臘力侯切飲  
食祭也冀州八月楚俗二月臘力蓋切說文云冬至  
後三戌爲臘祭百神也按禮記外傳云蜡祭卽臘祭  
也夏曰清暑殷曰嘉平周謂之蜡祭秦曰臘黃衣黃  
冠而祭休息田夫也旣蜡而後臘又云蜡與臘二祭  
也按史記始皇本紀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  
曰嘉平注云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帝



若學之臘嘉平父老具言此神仙謠歌勸帝求長生  
術於是始皇乃欣然有尋仙之意因改臘曰嘉平則  
與外傳所載不同風俗通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  
曰大蜡漢曰臘此云秦曰臘蓋漢仍之也余謂史遷  
不當有誤然史記外傳乃後人所集故錯亂其名號  
竊意殷曰臘秦曰嘉平乃為允當隋開皇中改周十  
二月為臘蜡又白氏六帖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  
曰大蜡漢改為臘注云夏曰嘉平出史記六按史記  
六所云始皇十二月始更名臘曰嘉平即非夏后祭

名疑六帖為誤

祖臘

朱黃明集卷一 陳祿儀禮

後漢書禮志云前代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為臘注云夏曰嘉平出史記六按史記六所云始皇十二月始更名臘曰嘉平即非夏后祭



曰天蟻其曰臘此云秦曰臘蓋漢之也余謂史遷  
 不當有誤然史記外傳乃後人所集故錯亂其名號  
 猶意或曰臘秦曰嘉平乃為元當隋開皇中改周十  
 二月為臘蟻又曰氏六帖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  
 曰大蜡漢改為臘云夏曰嘉平周史記六帖史記  
 各錄六神為腊二月始夏臘曰嘉平非夏也

靖康續素雜記卷五

宋 黃朝英著 陳繼儒閱

祖臘

後漢陳寵傳云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為尚書莽  
 篡位謝病不仕時三子參豐欽亦令解官父子相與  
 歸閉門不出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  
 豈知王氏臘乎注云應劭風俗通曰昔共工之子好  
 遊歲終死為祖神漢家火行火盛於午故以午日為  
 祖也臘者遠近祭眾神之名臘接也新故交接夫祭



以報功也漢火行火衰於戌故臘用戌日也又按禮記外傳云漢則臘而不蜡受命之王皆以王日爲祖衰日爲臘又云周水德漢火德各以其五行之王日爲祖其休廢日爲臘也火王午木王卯水王子金王酉而臘各用其衰日如魏土行土衰於辰故魏臘用辰晉金行金衰於丑故晉臘用丑五運相承莫不皆然秦靜曰古禮出行有祖祭歲終有蜡臘無正月必祖之祀

### 正陽

嘗怪筆談論正陽爲兩事正謂四月陽謂十月乃引日月陽止爲證又謂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止謂四月爲不然按爾雅月名十月爲陽則謂十月爲陽月可矣然以正陽爲兩事誤也余考舒王字說云巳正陽也無陰焉又詩七月新傳解四月秀萋處云四月正陽也秀萋言月何也秀萋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又正月繁霜處云夏之四月謂之正月又詩義云此所言皆夏時者蓋夏時據人所見所謂人正也由此觀



之四月建巳之月巳為正陽則正陽止謂四月明矣  
存中之說可不攻而自破又按西京雜記云陽德用  
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又  
歐公歸田錄云景祐六年日蝕四月朔以謂正陽之  
月自古所忌皆以四月為正陽之月其理甚明

古昔

或謂古與昔有以異乎余按書之堯典於堯之時稱  
昔於堯之前稱古則昔與古為近故日入至於星出  
亦謂之昔背近故時變未甚殊也若之宜矣古遠則

庸有稽焉故書大誥言若昔朕其逝周官言若昔大  
猷微子之命言惟稽古崇德象賢周官言唐虞稽古  
此古昔之辨也又那之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新  
義引國語云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言嘉客如此非適  
今也其所由來久矣然或謂之在昔或謂之昔在何  
也蓋昔在者主其人而言之在昔者主其時而言之  
以人言之者謂其昔在而今亡也以時言之者謂其  
在昔而非今也一說人雖往矣其流風遺烈猶在也  
故謂之昔在其時往矣其事必察而後見故謂之在



昔

烏鬼

筆談嘗論杜甫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世之說者皆不解其義唯士人劉克按夔州圖經稱峽中人謂鷓鴣爲烏鬼蜀人臨水居者皆養鷓鴣繩繫其頸使之捕魚則倒提出之至今如此予在蜀中見人家養鷓鴣使捕魚信然但不知謂之烏鬼耳又按東齋記事云蜀之漁家養鷓鴣十數者日得魚可數十斤以繩約其吭纜通小魚大魚則不可食時呼而取出

之乃復遣去甚馴狎指顧皆如人意有得魚而不以歸者則押羣者啄而使歸比之放鷹狝無馳走之勞得利又差厚所載此而已然范蜀公亦不知鷓鴣乃老杜所謂烏鬼也按夷貊傳云倭國水多陸少以小鰲掛鷓鴣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則此事信然

三伏

漢郊祀志秦德公立二年卜居雍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典用三百羊於酈時作伏祠孟康云六月伏日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顏師古曰伏



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爲藏伏因名  
伏日也立秋之後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  
伏庚金也謂金氣伏藏之日也又荆楚歲時記按歷  
忌云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  
火代木木生火立秋金代火金畏火立冬水代金金  
生水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是月之雨田家以爲  
甘澤邑里相賀名曰嘉雨穀雨嘉雨也曹植大暑賦  
云席季夏之三伏潘岳賦云初伏啓新節按陰陽書  
曰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

庚爲末伏

端午

李濟翁資暇集云端五者按周處風土記仲夏端五  
烹鶩角黍端始也謂五月初五日也今人多書午字  
其義無取焉余家元和中端五詔書並無作午字處  
而近見醴泉縣尉廳壁有故光福王相題鄭泉記  
云端午日豈三十年端午之義別有見耶所載此而  
已余按宗懔荆楚歲時記引周處風土記云仲夏端  
午烹鶩角黍乃直用午字與濟翁所載不同以余意



測之五與午字皆通蓋五月建午或用午字何害於理

爲詩

孔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元澤謂爲學始於詩始於二南其意以謂爲者殆猶老子之爲學爲道論語之爲禮爲樂之謂也沈存中筆談乃云周南召南樂名也胥鼓南以雅以南是也關雎鵲巢二南之詩而已有樂有舞焉學者之事其始也學周南召南未至于舞大夏大舞所謂爲周南召南者不獨誦其詩而已何其抵牾耶按漢書王莽傳云初申屠建嘗事崔發爲詩顏師古注云就發學詩也然則班固亦以學詩爲爲詩則存中之說非經義明矣

綠竹

李濟翁嘗論詩淇奧云綠竹猗猗按陸機草木疏稱爾雅云藜王芻郭璞注云藜蓐也今呼爲鴟脚莎或云卽鹿蓐草也又爾雅云竹篇蓄注云似小梨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亦作筑韓詩作蕩音篤亦云蕩篇



竹則明知非笋竹矣今爲辭賦皆引猗猗入竹事大誤也當時謝莊竹贊云瞻彼中唐綠竹猗猗便襲其謬殊乖理趣苟謝贊若佳何不預文選所以爲昭明之棄也陸璣字從王旁非士衡者余按舒王新傳解綠竹云虛而節直而和疑當時亦指篇竹而云非笋竹也又任昉近異記云衛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上詩云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是也又云爾何耶

遷鶯

劉夢得嘉話云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蓋自

毛詩伐木篇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並無鶯字頃歲省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固無證據斯大誤也余謂今人吟咏多用遷鶯出谷事又曲名喜遷鶯者皆循襲唐人之誤也故宋景文公詩云曉報谷鶯朋友動又云杏園初日待鶯遷舒王云鶯猶尋舊友唯漢梁鴻東游作思友人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南史劉孝標廣絕交論云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真得毛詩之意



跋鴟

貨殖傳云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跋鴟至死不饑  
 云跋音躄跋鴟謂芋也根可食以充糧故無饑年華  
 陽國志曰都安縣有大芋如跋鴟也東坡云岷山之  
 下凶年以躄鴟為糧不復疫癘知此物之宜人也本  
 草謂芋土芝益氣充肌今按大唐新語載東宮衛佐  
 馮光震入院校文選解躄鴟云今之芋子即是着毛  
 蘿葡也蕭嵩聞之撫掌大笑又按顏氏家訓云江南  
 有一種瓜名芋本蜀都賦注解躄鴟芋也乃為羊字  
 人饋羊肉答云損惠躄鴟舉朝驚駭尤可嗤笑

宋 黃朝英著 廣雅釋名



馬光處入院校文選解題馬云今之莘子即是着毛  
 蘇尚也然其間之撫掌大笑又按蘇氏家訓云江南  
 人鬻羊肉替江財廉觀與舉障黨想此可細矣

靖康緇素雜記卷六

宋 黃朝英著 陳繼儒閱

猗嗟

元度確論云猗倚也若曰猗嗟昌兮猗重較兮猗與  
 溱沮猗與那與皆中有所倚而生嘆也至于猗彼女  
 桑乃以謂采而薪之則不可以言倚而猗之義不通  
 矣故經義以謂承彼女桑而猗之乃所以為倚蓋詩  
 人所記適其條桑之事而已其論誠工然說猗重較  
 兮以猗為嘆辭恐于義未安蓋亦不詳考舒王經義



而誤爲之說也淇奧義云猗倚也重較者所以爲慎  
固也猗自訓倚而以爲中有所倚而生嘆豈其誤歟  
兔爰  
古語云麀無膽兔無脾鵠無舌其說信然何以知其  
如此按字說云赤與白爲章麀見章而惑者也以此  
知其無膽脾屬土土主信故詩以兔爰刺桓王之失  
信以此知其無脾舌所以通語言無舌則無所告訴  
矣故詩以鵠羽刺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以  
此知其無舌又許慎注淮南子云百鳥舌也能  
反易其聲以效百鳥之鳴也無聲者五月陽氣極于  
上微陰起于下百舌無陰故無聲也

### 說貓

雜俎云貓目睛旦暮圓及午豎斂如綆其鼻端常冷  
唯夏至日煖沈存中嘗論歐陽公會得一古畫牡丹  
叢其下有一貓未知其精麓丞相吳正肅一見曰此  
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正燥此日中  
時花也貓眼黑睛如線此正午貓眼也有帶露花則  
房斂而色澤貓眼朝暮則睛圓日漸狹長正午則如



一線耳正肅公雖曰善求古人之意然說猶處往往亦自於段氏云

武敏

詩生民篇云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新傳云武足迹也敏拇也拇謂之敏者行能先人故也乃引爾雅云履帝武敏敏拇也列子曰后稷生乎巨跡蓋所謂帝武敏者巨跡之拇也姜嫄履巨跡之拇以祀郊媒之神助譽祭事事成而止則當以履帝武敏爲斷句歆字連下句讀之乃爲允當今學者皆讀爲履帝武敏歆殊無義旨不然則爾雅所引何不連歆字耶

芍藥

握椒附

先儒說詩溱洧刺亂也其詩卒章言贈之以芍藥以爲男淫女蓋芍藥破血令人無子贈之以芍藥者所以爲男淫女也又東門之枌疾亂也其詩卒章言贈我握椒以爲女淫男蓋椒氣下達用以養陽貽我握椒者所以爲女淫男也其說雖近乎鄙俚然頗得詩人之深意故誌之

太史



史記太史公自序云談爲太史公又云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又云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又云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予死汝必爲太史無忘我所欲論著矣凡此以上所稱太史公者皆謂司馬談也又按本傳云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又云太史公與上大夫壺遂對答又云太史公曰唯唯否否又云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凡此以上所稱太史公者謂司馬遷也又文選

報任少卿書云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五臣注曰太史遷之父走僕也言已爲太史公牛馬之僕蓋自卑之辭也又按孝武本紀云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等議韋昭注曰說者以談爲太史公失之矣史記稱遷爲太史公者是外孫楊惲所稱余嘗攷之史記自序前所指司馬談爲太史公者蓋遷之辭也後所指司馬遷爲太史公者蓋後人所定也按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臣瓚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司馬



談以太史丞爲太史令余按班固郊祀志曰有司與  
太史令談斑彪略論曰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則  
談遷父子相繼爲太史明矣自序亦曰太史公仍父  
子相續纂其職又云司馬氏世主史官故雖爲令而  
皆可以公稱之也遷尊其父故呼談爲太史公後人  
又尊遷故呼遷爲太史公蓋所稱公者如周公召公  
太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四皓有園公夏黃公  
之類是也非必是其外孫所稱韋昭乃以司馬談爲  
非太史公又以遷爲太史公者是楊惲所稱誤也

### 石鼓

倦游雜錄云古之石刻存于今者唯石鼓也本露處  
于野司馬池待制知鳳翔日輦置於府學之門廡下  
外以木櫺護之其石質堅頑類今人爲碓礮者古篆  
刻畝可辨者幾希歐陽論石鼓元在岐陽初不見稱  
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爲周文王之  
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在今鳳  
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于野鄭慶餘置于廟  
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於鼓乃



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八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余  
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  
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見在距今未及千歲大書  
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  
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  
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  
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  
章真蹟在者唯此而已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  
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  
所錄秦皇帝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  
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所傳古  
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况傳記不載不知韋  
韓二君何據而知爲文宣王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  
籠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見之耶然退之好古  
不妄者余姑取以爲信耳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  
作也

慮囚

漢書何武傳云武爲揚州刺史行部錄囚又雋不疑



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  
幾何人顏師古注云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寃滯與不  
也今云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  
曉其意訛其文爲思慮之慮失其源矣又按後漢盧  
延傳云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又張奮傳云和  
帝幸洛陽獄錄囚徒又漢百官志云諸州常以八月  
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胡廣元縣邑囚徒皆閱錄視  
叅考辭狀有侵究者卽時平理也又應奉爲郡決曹  
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又北史太和四  
年帝親錄囚徒二十年幸華林園親錄囚徒隋開皇  
二年親錄囚徒前漢書及南北史皆謂之錄囚徒而  
新唐史本紀云甲午慮囚或云癸亥慮囚或以旱慮  
囚或遣使慮免汝州輕繫皆以錄爲慮余按太玄云  
躡于狴獄三歲見錄集韻云錄音良侏切寬省也蓋  
唐亦循襲舊史語言以錄爲慮未之改耳顏氏所謂  
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爲思慮之慮蓋指唐人言也  
故劉餗嘉話稱高祖平京師李靖見收太宗慮囚見  
靖引與語奇之又王涯說通作慮此唐人用慮字之







去一把飛不爲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  
之毛毳也平公默然不應余按說苑云趙簡子游于  
西河而樂之嘆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  
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  
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能來者吾君其不好之乎簡  
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  
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古乘對曰鴻鵠高  
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  
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  
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  
乎將盡毛毳也按新序說苑皆劉向所撰也新序作  
平公說苑作趙簡子新序作固桑說苑作古乘何異  
同如此又說苑第一卷載楚文王爵筦饒事而新序  
文王作恭王筦饒作筦蘇又班固古人表云晉船人  
固來顏師古曰卽固乘也又爾不同何邪

六壘

蔡邕獨斷曰皇帝六壘皆玉璫虎紐文曰皇帝行壘  
皇帝之壘皇帝信壘天子行壘天子信壘天子之壘



皆以武都紫泥封之又國璽譜曰傳國璽是秦始皇  
初併天下所刻其玉出藍田山丞相李斯所書其文  
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高祖至霸上秦皇子嬰獻之  
至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不與以威逼之乃出璽投  
地璽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梁松持璽詣苑上更始更  
始敗璽入赤眉劉盆子既敗以奉光武又西京雜記  
云中書以武都紫泥封之口表上又吳書云  
孫堅前入雒陽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方尺一寸  
上紐交玉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天子出

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袁術將僭號聞堅得  
璽乃拘堅夫人而奪之又太康初孫皓送金璽六枚  
按傳國璽不在六璽之數應氏漢官儀皇甫世紀其  
論六璽文義皆符漢官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  
且康且康永昌二字爲錯不知二家何者爲得吳時  
無能刻玉故天子以金爲璽璽雖以金于文不異曩  
所得六璽者乃古人遺印不可施用也

三臺

李濟翁資暇集云今之啐酒三十拍促曲名三臺何



如或曰昔鄴中有三臺石季倫常爲游宴之地樂工  
倦怠造此以促飲也一說蔡邕自侍書御史累遷尚  
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樂府以邕曉音律製此說動  
邕心抑希其厚遺亦近之又劉公嘉話云人以三臺  
送酒蓋因北齊高洋毀銅雀臺築三箇臺宮人拍手  
呼上臺因以送酒按魏武帝建安十四年冬作銅雀  
臺十八年九月作金虎臺古樂府云鑄銅爲雀置于  
臺上因名焉又按北史齊文宣帝發三十餘萬人營  
三臺于鄴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游豫焉  
至是三臺成改銅雀曰金鳳金武曰聖應冰井曰崇  
光冬十一月登三臺御乾象殿朝宴羣臣則三臺所  
建舊矣但魏之冰井臺不知起自何年至北齊但因  
其故基而高博之耳嘉話乃云北齊高洋毀銅雀臺  
築三箇臺與北史所載不同以余意測之曲名三臺  
者蓋因北齊營三臺以朝宴羣臣得名也

厠踰

漢書萬石君傳云竊問侍者取親中帟厠踰身自澣  
洒蘇林云踰音投賈逵解周官云踰行園也孟康曰



廁行園踰中受黃函者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槽謂之踰余按說文以踰爲築牆短版度戾切而玉篇集韻以踰行園字爲从广从俞音投由是知中羣者謂其父之中衣也廁踰者謂其父園園之販也是二物者建親自澣洒以見事親孝謹如此而顏師古不從此說乃謂親身之小衫若今言汗衫是也果如顏氏之說則汗衫謂之廁踰有害于理而石建澣洒汗衫亦未足爲孝謹之至也蓋其義當如蘇林孟康之說故後人循襲所以謂如廁爲廁踰其說良自于此余

嘗怪李濟翁資暇集云俗命如廁爲屋頭稱并州人咸鑿土爲室廁在所居之上故也一說北齊文宣帝怒其魏郡丞雀敘瓚以園汁沃頭後人或食或避親長不能正言園因影爲沃頭焉蓋濟翁當時著論亦不考究漢書廁踰之說但隨俗語謂爲屋頭或云沃頭誤也

樂部

楊文公談苑載伶人王感化少聰敏未嘗執卷而多識故實口諧捷急滑稽無窮會中主引李斷勳嚴續



二相游苑中適見繫牛于株枿上令感化賦詩應聲  
曰曾遭寧戚鞭敲角幾被田單火燎身獨向殘陽嚼  
枯草近來問喘更何人因以譏二相也又中主徙豫  
章潯陽遇大風中主不悅命酒獨酌指北岸山問舟  
人云皖公山愈不懌威化獨前獻詩曰龍舟萬里架  
長風漢武潯陽事正同珍重皖公山色好影斜不落  
壽杯中中主大悅賜束帛余讀江南野錄載李家明  
事當嗣主時爲樂部頭能滑稽善諷諫亦載二詩首  
鼠大同小異詠牛詩曰曾遭寧戚鞭敲角又被田單  
火燎身開背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無人龍舟詩  
曰龍舟輕颭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回首皖公山  
色翠影斜不到壽杯中嗣主因慟俛首而過談苑以  
感化爲建州人野錄以家明爲廬州人談苑謂中主  
野錄謂嗣主未詳孰是

寒鼈

唐李濟翁嘗論文選曹植樂府云寒鼈炙熊蹯李氏  
云今之涪肉謂之寒蓋韓國事饌尚此法復引鹽鐵  
論羊淹雞寒劉熙釋名韓羊韓雞爲證寒與韓同又



李以上句云膾鯁雋胎鯪因注詩曰魚鼈膾鯁五臣  
兼見上句云膾遂改寒鼈爲魚鼈以就毛詩之句又  
子建七啓云寒芳連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五臣亦  
改寒爲拳拳取也何以對下句之膾邪况此篇全說  
修事之意獨入此拳字于理未安上句旣改寒爲拳  
卽下句亦宜改膾爲取縱一聯稍通亦安諸句不相  
承接以此言之明子建故用寒字豈可改爲魚拳邪  
斯類篇篇有之學者幸留意所載此而已余觀荆楚  
歲時記云雞寒狗熱歷茲承久乃引釋名云韓國之  
食又云崔植薄徙見史篇則作寒字語言錯亂竟未  
詳其旨意然以此考之益信其使寒字而五臣注解  
乃妄有改易明矣

懼稅

南唐近事云金陵建國之初軍儲未實關市之利歛  
率尤繁農商苦之而莫達于上時屬近甸亢旱日久  
祈禱無應上他日舉觴苑中宣示宰臣曰近京三五  
十里皆報雨足獨京城不雨何邪得非獄市之間冤  
枉未伸乎諸相未及對申漸高歷陛而進曰雨懼抽



稅不敢入京上因是悟之翊日下詔停一切額外稅  
信宿之間膏澤告足故知優旃漆城那律瓦衣不爲  
虛矣又江南野錄載李家明從嗣主游後苑登于臺  
觀盛望鍾山雨曰其勢卽至矣家明對曰雨雖來必  
不敢入城嗣主怪而問之家明日懼陛下重稅嗣主  
曰不因卿言朕不知之遂令榷務半而征之余嘗攷  
二說大同小異然近事以國初野錄以爲嗣主近事  
謂申漸高野錄謂李家明其不同如此孰謂書可信  
邪

一麾

筆談云今人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一麾乃  
出守此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麾如武王右  
秉白旄以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延年以阮如平詩  
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者山濤薦咸爲吏部郎  
三上武帝不用後爲荀勗一擠遂出始平故有此句  
延年被擯以此自託耳自杜牧爲登樂游原詩云擬  
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始謬用一麾自此  
遂爲故事凡此以上皆存中之語以余意測之杜樊



綱目雜言 卷八  
川之意則善矣而謂之擬把則尤謬也蓋自作太守而謂之一麾于理無礙但不可以此言贈人作太守耳宋景文公詩云仗麾得請印垂要又云一封通奏領州麾又云乞得一麾行又云竟獲一麾行是真得延年之意未嘗謬用也

靖康緇素雜記卷八

宋 黃朝英著 陳繼儒閱

樓羅

酉陽雜俎云俗云樓羅因天寶中進士有東西朔各有聲勢稍滄者多會于酒樓食畢羅故有此語予讀梁元帝風人辭云城頭網雀樓羅人首則知樓羅之言起已多時一云城頭網張雀樓羅會人着又蘇鄂演義云樓羅幹了之稱也俗云騾之大者曰樓騾騾羅聲相近非也又云婁敬甘羅亦非也蓋樓者攬也



羅者然也言人善當何幹辦于事者遂謂之樓羅樓字从手旁作婁爾雅云婁聚也此說近之然南史顧歡傳云蹲夷之儀婁羅之辨又談苑載朱貞白詩云太婁羅乃止用婁羅字又五代史劉銖傳云諸君可謂婁羅兒矣乃加人焉

阿奴

晉書周顛傳云顛弟嵩嘗因酒曠日謂顛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然蠟燭投之顛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又紫絡秀傳云嘗冬至

置酒絡秀舉觴謂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于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觀世說所載正與此同注云阿奴周謨也然則投燭之事當云阿嵩火攻固出下策耳其稱阿奴蓋史誤也

顛嵩俱為王敦所殺謨終丹陽尹

摸索

劉夢得嘉話云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或謂之不



雜記 卷八  
聰敬宗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着亦可識之而東坡雜記又云徐陵多忘每不識人人以此咎之陵曰公自難識若曹劉沈謝輩暗中摸索亦合認得斯二說大同小異然徐陵南朝人不知東坡得之于何書或云非東坡議論案梁書何遜劉孝綽並見重于世世謂之何劉又沈約謝朓亦有詩名朓从月不从耳故字玄暉故世祖論云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杜少陵醉歌曰何劉沈謝力未工皆用何劉沈謝而雜記乃以敬宗爲徐陵以劉爲

謂錯雜如此益知非東坡之說

### 醞藉

漢書薛廣德傳云溫雅有醞藉顏師古注云醞言如醞釀也藉言有所薦藉也又云寬博有餘也醞于問切藉才夜切或用蘊字而蘇鶚演義云蘊藉者人雅度之稱也蘊者蓄也藉者籍也籍者積也言蓄美積德之謂乃引陸賈傳云聲名籍甚謂積累聲名之多也或曰聲名藉甚謂狼藉甚盛也蘇鶚解狼藉者物雜亂之耳狼謂豺狼也藉者籍也言狼起臥遊戲多



藉其草而草皆雜亂遂成狼籍之名藉為籍者遂其語順也

臺鳥

漢書朱博傳云御史府史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栢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及觀顏氏家訓乃云漢書御史府中列栢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烏而文士誤作烏為用之余案白氏六帖與李濟翁資暇集其餘簡編所載及人所

引用皆以為烏為而獨家訓以為不然何哉余所論

鵠鵠

字說鵠从勾鵠从欲解云鵠鵠多欲尾而足勾焉余少時讀字說而不解其義後因看段成式酉陽雜俎云鵠鵠交時以足相勾促鳴如鼓翼相鬪狀往往墮地人或就將掩之取其勾足為魅藥今觀鵠鵠群集木上其間或有雙墮地者以是驗成式之言果不妄而舒王千百家小說之書無所不取也唐韜注字說



但云鳥名引考工記曰鸚鵡不踰濟而已其他無義  
蓋唐公亦未見段成式之說

鞞鞞

許慎說文後序徐注云案詞人高無際作秋千賦序  
云秋千漢武帝後庭之戲也本云千秋祝壽之詞也  
語訛轉爲秋千後人不本義乃旁始加革爲秋千字  
案秋千非皮革所爲又非車馬之用不合從革又古  
今藝術曰秋千北方戎戲以習輕趨又開元遺事云  
天寶宮中至寒食節競豎秋千令宮嬪輩以爲晏樂  
亦呼爲半仙之戲都下士民因而呼之

揚州

唐李濟翁嘗謂揚州者以其土俗輕揚故名具州今  
作楊柳之楊謬也又沈存中筆談云予使虜至古契  
丹界見大薊樹如車蓋中國無此大者其地名薊恐  
其因此也如揚州宜揚荊州宜荆之類余案古本尚  
書及太史公記班固漢書所載淮海惟揚州並無作  
揚字者乃知濟翁所論爲得經義而存中之說謬矣







曰行棊相塞謂之塞鮑宏塞經曰塞有四采塞白乘  
五是也乘五至五卽格不得行故云格五塞先代反  
又世俗有感融之戲謂以奕局取一道人各行五棊  
卽所謂格五也唐資暇集謂融宜作戎此戲生於黃  
帝蹇鞠意在軍戎也殊非圓融之義又引庾元威著  
著座右方所言蹇戎者卽今之蹇融也其說甚佳然  
謂生於黃帝蹇鞠則又誤矣案漢書枚臯傳云蹇鞠  
刻鏤又霍去病傳云尚穿域躡鞠顏師古注云鞠以  
韋爲之中實以毛蹇躡爲戲樂也則蹇鞠非蹇融明  
矣案西京雜記云漢成帝好蹇鞠羣臣以蹇鞠爲勞  
體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  
家君作彈棊以獻又唐薛嵩好蹇鞠劉綱勸止之曰  
爲樂甚衆何必乘危邀頃刻之歡皆謂蹇鞠爲勞動  
則明知非蹇戎也今人又以蹇鞠爲擊鞠蓋蹇擊一  
也沈存中乃以擊鞠爲擊木毬子故謂與蹇鞠異反  
以爲傳寫之誤非也故唐書所載但云擊毬不謂之  
鞠其義甚明

餉粥



劉夢得嘉話云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  
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餽徐盈切嘗疑此字因讀毛  
詩鄭箋說吹簫處云卽今賣餽人家物六經唯此注  
中有餽字後輩業詩卽須有據不可學常人率焉而  
道也又本朝宋子京寒食詩云草色引開盤馬路簫  
聲吹暖賣餽夫其亦用鄭箋吹簫賣餽之義然詞致  
騷雅勝考功遠矣余常攷嘉話所載春來不見餽云  
是宋考功詩比因閱沈雲卿詠驩州不作寒食詩云  
海外無寒食春來不見餽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  
花柳爭朝發軒車滿路迎帝鄉遙可念腸斷報親情  
是時沈謫驩州故有是詩但未見宋全篇耳考其詞  
意似是雲卿之詩蓋沈宋俱仕武后朝故所傳容有  
訛謬所未詳也李義山詩云粥香餽白杏花天省對  
流鶯坐綺筵又宋子京途中清明詩云漠漠輕花着  
早桐客甌餽粥對禺中寒食清明多用餽粥事

儲胥

楊雄甘泉賦云近則洪崖旁皇儲胥努怯又長楊賦  
云木雍槍纍以爲儲胥呂延濟云槍纍作木槍相纍



爲柵也蘇林注云木擁柵其外又以竹槍纍爲外儲也顏師古云儲峙也胥須也以木擁槍及纍繩連結以爲儲胥言有儲蓄以待所須也漢武帝作儲胥館故李義山詩云風雲長爲護儲胥宋子京傷孟昭圖云密疏叩儲胥又侍宴云秋色遍儲胥又思歸老云至今三籍在儲胥又荅朱彭州云九番官樹老儲胥又續春詞云蒼龍驅暖入儲胥蓋儲胥猶言皇居也不必云有儲蓄以待所胥也故張平子西京賦云旣新作於迎風加露寒與儲胥又沈約應教詩云南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又南史武帝諸子傳檄云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廬氈帳西京賦注云武帝先作迎風館後加露寒儲胥一館

名讖

歸田錄云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有衣時名動天下號爲二宋其爲知制誥仁宗驟加獎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音交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怏怏不獲已乃改爲庠字公序



公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而終而譖者竟不見用以卒可以爲宵小人之戒也又西清詩話云宋元憲公始拜內相同列譖其姓宋而郊名非便公奉詔更名庠意殊怏怏不滿會用新名移書葉道卿乃呼同年葉戲荅公曰清臣宋郊榜第六中選徧閱小錄無宋庠者不知何許人公因寄一絕自解云紙尾勤勤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莫驚書錄題臣向只是當時劉更生又楊文公談苑云太平興國四年北戎寇邊車駕幸大名府方渡河有人持手版邀乘輿前驅斥之號呼道旁自言獻封事太宗令接取視之乃臨河主簿宋捷上甚喜卽以爲將作監此乃以姓名盜爵祿者也此與元憲公姓同而事異良可嗤笑

江爲

江南野錄載江爲者宋世淹之後先祖仕于建陽因家焉世習儒素少游廬山白鹿洞師事處士陳貺酷于詩句居二十餘年有風雅清麗之態所載此而已余觀南史淹傳宇文通濟陽考城人宋少帝時黜爲



建安吳興令終于梁天監中左衛將軍子為嗣又按  
吳均傳云先是有濟陽江洪工屬文為建陽令坐事  
死按江洪齊時為太學生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  
學時王僧孺與太學生虞義丘國賓蕭文琰丘令楷  
江洪劉孝孫以善辭藻游焉而僧孺與高平徐夤俱  
為學林則洪仕於齊梁間明矣淹與洪其系皆出于  
濟陽考城而又俱仕于齊梁間淹嘗為建安令其後  
宅遷洪為建陽令而死于建陽則江為之系實出于  
洪益明矣而野錄云宋世淹之後又云先祖仕于建  
陽因家焉彼乃不敢別白言之蓋未嘗見吳均傳所  
載江洪之事乃妄臆度而為之說也

### 房喬

沈存中嘗謂予家有闕博陵西唐秦府十八學士各  
有真贊名字與史所載不同或以字為名或書名而  
不書字者其論甚美然謂房真齡字喬年舊史乃云  
房喬字真齡既而云唐書成于後人之手所傳容有  
訛謬甚美也末云以舊史考之魏鄭公對太宗曰目  
如懸鈴者佳則真齡果名非字也何其謬歟蓋所謂



懸鈴者乃鈴鐸之鈴而真齡乃年齡之齡唯其爲年  
齡之齡故字以喬年此理甚明而有中乃不之省何  
也然房梁公名字大抵不同真贊云房真齡字喬年  
舊史云房喬字真齡而新史云房玄齡字喬皆未詳  
也又韓愈集中有王弘中神道碑云諱弘中字某按  
實錄新舊傳皆名仲舒字弘中愈又作宴喜亭記稱  
爲王弘中然則弘中必字也碑文誤耳政與房喬名  
字一同

高陽

大史公記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  
陽賤民酈食其時沛公方洗謂使者曰言我方以天  
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按劍叱使者曰走  
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沛公遽雪足  
杖矛曰延客入又世說載季倫每臨習郁池未嘗不  
大醉常曰醉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爲之歌曰山公  
時一醉逕造高陽池劉義慶云高陽池在高陽案史  
記及漢書食其本傳稱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又云沛  
公略地陳留郊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則高陽在



陳留明矣又案晉書載簡鎮襄陽時諸習有佳園池  
簡每出游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然則襄  
陽習池謂之高陽池者蓋取酈生高陽酒徒之義也

靖康緗素雜記卷十

宋 黃朝英著 陳繼儒閱

和松

晉庾欽傳云欽有重名爲縉紳所推而頗聚歛積實  
談者譏之都官從事溫嶠嘗劾奏欽欽更器嶠曰嶠  
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多節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  
而溫嶠傳曰嶠爲都官從事散騎常侍庾欽有重名  
而頗聚歛嶠舉奏之京都震肅蓋是時溫嶠爲都官  
從事欽爲散騎常侍二人同在朝廷是欽之所器者



溫嶠非和嶠明矣及觀和嶠傳又云從事中郎庾欽見而嘆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礪斲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而世說亦云子嵩目和嶠云云何其謬歟良由修史者雜出於諸儒而非一人之筆故其謬戾如此今之學者至有云和氏之松千丈益謬矣

顏介

北史載顏之推齊文宣時爲黃門侍郎齊亡入周大象末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文學深見禮重尋以疾終而唐書又曰自高齊入周終隋黃門郎與北史所載不同北史云之推在齊有二子長曰思魯次曰敏楚蓋示不忘本也而唐書云師古父思魯以儒學顯武功初爲秦王府記室叅軍事又云師古叔游秦武德初累遷廉州刺史撰漢書決疑師古多資取其義又與北史不同南史載顏協二子之儀之推並早知名則之儀爲長推爲次明矣而北史載之推字介弟之儀字升則以之推爲兄之儀爲弟其不同又如此何耶

貴學



顏氏家訓云夫讀書之人自羲農以來宇宙之下凡  
識幾人凡見幾事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  
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暖而惰  
裁衣也其說信然余案晉書虞嘯父仕孝武帝爲侍  
中嘗侍飲宴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  
替何耶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溫蟹  
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尚獻帝大笑唐蘇良嗣高  
宗時爲荊州刺史有河東寺本蕭答爲兄河東王所  
建良嗣曰江漢間何與河東乎秦易之而當世恨其  
少學云父王元寶富而無學識嘗會賓客明日親友  
謂之曰昨日必多佳論元寶曰但費錦纏頭耳良可  
嗤笑

刊詔

晉書劉邈傳云時孝武帝觴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辭  
詔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其他侍臣被詔或宣揚  
之故誦者以此多邈又徐邈傳云帝宴集酣樂之後  
好爲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辭率爾所言穢雜邈  
輒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



之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時議以此多邈

夢筆

梁江淹傳云淹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便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為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又紀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道進又唐李嶠為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十五通五經薛元超稱之自梁至唐夢筆者凡三人今世為文辭者多以江氏為夢筆之裔然淹夢人取筆殆非佳語不知紀氏李氏亦自可稱夢筆之奇元為佳也然蒙求注引典略云江淹少夢人授以筆因而有文章此一事又不載於本傳何耶

甘羅

史記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後因說趙有功始皇封為上卿未嘗為秦相也世之人見其事秦相呂不韋因相傳以為甘羅十二為秦相大誤也唐資暇集又謂相秦者是





羅祖名茂以史記考之又不然茂得罪於秦王亡秦  
入齊又使於楚楚王欲置相於秦范蠡以爲不可故  
秦卒相向壽而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以此觀之  
則茂亦未嘗相秦也杜牧之偶題云甘羅昔作秦丞  
相其亦不考其實而誤爲之說也

### 金根

劉公嘉話云昌黎生名父之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  
暗庸劣嘗爲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處皆臆斷  
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也悉改根字爲銀字至除  
拾遺果爲諫院不受又大唐新語云張由古素無學  
術歷官臺省嘗於衆中嘆班固文章不入文選或謂  
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作文選中何云無由  
古曰此並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聞者莫不絕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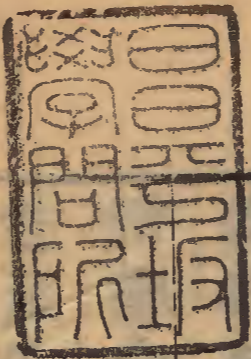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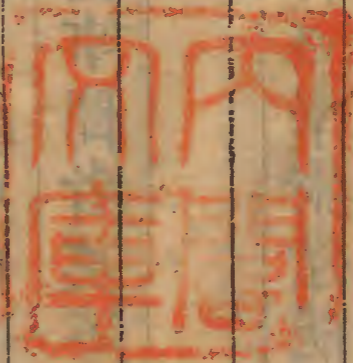
### 杖杜

杖音第

舊唐書載明皇時宰相李林甫自無學術僅能秉筆  
有才名於時者尤忌之林甫典選部時選人嚴迴判  
語杖杜二字林甫不識謂吏部侍郎韋涉曰此謂杖  
杜何也涉俛首不敢言又太常少卿姜度妻誕子林



甫手書慶之日聞有弄麀之慶客視之掩口故東坡云甚欲去為湯餅客唯愁錯寫弄麀書蓋用此也惜乎新史不載其事



文政辛巳



